

挥别 2025 年十分艰涩。有些人,有些事,像泥泞中的树叶,粘滞在磨掉花纹的鞋底,要跟着迷茫的我们,不依不饶地吃定即将到来的 2026 年。

幸好,还有一些人、有些事,会温暖妥帖地陪着我们同往 2026 年,比如我刚刚离开的苏东坡那间儋州载酒堂。

我是在从海南飞回上海的万米高空,敲出这几行字。眼前还晃着细细摩挲过的大名鼎鼎的《寒食帖》《渡海帖》《获见帖》——当然是仿品,真迹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呢。不过大大方方注明在卡片上,让观者不必狐疑纠结,踏踏实实琢磨一些苏东坡的贬谪“真相”。都说苏轼是不可救

李泓冰

穿越汪洋,直抵真相

药的乐观主义者,宋哲宗就不会同意,他拿到这罪臣抵达海岛的谢表,完全是惨兮兮以头抢地式的哭诉嘛:臣孤老无托,瘴疠交攻。子孙恸哭于江边,已为死别;魑魅逢迎于海上,宁许生还……不过苏东坡在儋州的得意门生姜唐佐一定同意,他手里拿着老师题赠的扇面呢: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,始信东坡眼目长。

哪个是真相?都是。

苏轼是赤子,是真

人。只是他要把悲苦绝望的一面给君上,让其得意、解气;把乐观的一面留给学生,果然作成这位海南第一个中举学子的磅礴信心。

一千多年过去,背负青天朝下看,都是人间城



洪荒世界·收获 (中国画) 张培成

郭。如果用高速摄影机航拍,能看到苏东坡在冒着烟雨,王阳明在格着竹子,林则徐在焚着鸦片,邓小平则在南海画了一个圈……倘以 10 年为一秒,这一切,也不过就在一分多钟

掠过。只是在最新的这一秒里,人群会更加匆匆忙忙、恍恍惚惚。

2025 年,是中国的 AI 元年。蛇年春节,Deep Seek 横空出世,曾经望 ChatGPT 兴叹的国人对生成式 AI 语言大模型蛰伏已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,并喷出第一代用 AI 做作文的中学生、第一代用 AI 写论文的本科生和硕博生,第一批用 AI 填报表、写总结、做设计、拍短剧、做旅行规划、做“家庭医生”、安抚孤独焦灼的灵魂……

万物皆可 AI。马斯克这厮颇有几分幸灾祸地警告,人类千万年积累的原创性文明成果,哪怕是很冷门的论文,很小众的歌谣,都已经在对 AI 的语料训练中消耗殆尽——AI 像贪吃蛇吃,两三年就吞噬掉了人类创造的无边无际的文明成果。接下来会怎样?机器学习的能力超强,善于讨好、善于做梦善于制造 AI 幻觉的它们,会生成怎样一个“文明”,怎样一些“真相”,怎样一个世界?

一个在计算机跨国企业工作的朋友说,从来不看新闻,一样活得非常自洽,特朗普需要看总是骂他的纽约时报吗?他在他



诸葛亮葬在汉中定军山。我们居然在大雨中攀登定军山。当人们都在赞叹黄忠的神勇时,我却透过密密的雨帘,遥望武侯墓,心中不无腹诽。

因为只有到了汉中,实地勘察,才真正明白当年诸葛亮不用魏延“出子午道袭袁长安”之计,是一个多大的错误。

须知蜀、魏实力之相差简直一个狸猫,一个大象。领土,曹魏 100 万平方公里。而蜀地仅 4 万平方公里,只及魏的二十五分之一;人口只及魏的五分之一;且蜀地以多山著称,大巴山、巫山、大娄山、邛崃山,可耕地仅 2 万多平方公里,所谓的“天府”之饶只是“小富即安”的美誉而已,好比人夸你“大师”,你就真以为自己是“大师”了? 一个道理。

力量悬殊的对峙,利在速战。而从汉中袭击曹魏的捷径只有 3 条,子午道、褒斜道、傜骆道,其中子午道最险也最便捷,乘魏不备,一出子午道就兵临长安,这就是魏延突袭的理由。但诸葛亮一票否决。说是“太险”。可叹诸葛亮以“一生谨慎”自诩,但坏就坏在“太慎”——夫战者,玩的就是心跳,赢的就是险招,自古以来打仗几乎就是“冒险”的同义词,项羽“破釜沉舟”时想过“稳赢”没有? 韩信“背水一战”时想过“稳赢”没有? 都是冒险一击而大捷。战场的“不可知”太多

风雨定军山

胡展奋

步翻越,一支伏击的锄头小分队就可以完败邓艾大军,换了诸葛亮借他十个胆都不敢——但邓艾居然成功了,无独有偶的汉尼拔,破罗马也是大险招,竟然率领领颠颠的象队翻越积雪的阿尔卑斯山,突然出现而大破罗马,被列为军事史的必修案例。说到底吧,当年的魏延就算全军覆没也只有五千人马,对蜀军十万来说,仅仅二十分之一,丝毫不伤元气。但过此“伐魏窗口期”,便再没机会了,蜀军后来“六

出祁山”,劳民伤财,举国虚耗,一事无成。诸葛“神算”我想大抵是被民间传言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渲染出来的,《三国志》是一本严肃的史书,它对诸葛的治国才能评价非常高,但对其军事才能只能呵呵了,称其“奇谋为短”云云,没一句好话。

定军山的雨幕中,我们为丞相深深叹息。



俯仰集

齐铁偕

秋夜
白日又西颓,
寒鸿去不回。
萧萧芦苇响,
明月一舟来。
独坐
搔首复踟蹰,
修心独向隅。
孤灯孤壁我,
去了一愁无?
聚会
再会似前生,
别来别有情。
见人多半识,
欲唤却忘名。

化,而文学不朽。

咱把文学置换成“真相”,亦然。

AI 可以做成人形,也很快学会翻了跟头、做手术、当艺术家,无所不能,设计师懒得为它们安上“头发”,因为实在“无用”。所以,或许能区分碳基人和硅基人的,是一向被忽略的“头发”——哈哈,“真相”了!

2026 年势不可挡。虽然,所谓“新年”,只是人类凭空“画”出来的一个时间门槛。但是人类需要这

样的门槛,可以安静一刹那,盘点、回顾、反思、展望,再定些崭新的小目标。各种小目标纷纷扰扰、左冲右突,这个世界共识似乎越来越稀缺,那么,咱就回到常识、回到朴素直觉回到简单正义吧。简单正义里,有坚决批判侵略战争、有一定不伤害残疾人、有敢于扶起倒地的老人、也有不偷博物馆的文物……还一定会有说真话,做一个执着天真的孩子,不看脸色,不懂潜规则,只想把看到的一语道破。

许多疑云,从 2025 年继续弥漫到了 2026 年。没有关系,真相如“头发”,发如韭,割复生,生生不息,值得期待。

《菜肉馄饨》无疑是 2025 年岁末最牵动上海亲情记忆的一部电影,它也展示了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日常。

我踏上职场第二份工作是

在切面工厂。切面工厂主要生产切面、馄饨皮子、饺子皮子,供应区域内粮店、企事业单位伙食团。当年卢湾区区域内 5 个切面工厂我都工作过。在切面工厂,先是当工人,后任驾驶员。

切面工厂工作是比较辛苦的。为了赶在粮店早上 7 点开门迎客,切面工厂必须很早开工,备足货源。每天半夜 2 点钟上班,这对于习惯晚睡晚起的小青年来说很不适应。特别是寒冬腊月,北风呼啸,从热乎的被窝里爬起,实在是煎熬。切面工厂一般场地狭小,机器轰鸣,粉尘飞扬,生产条件十分糟糕。在那个年代,几乎各行各业都在艰苦创业。

切面工厂老职工丹阳人居多,这和以前家族成员与邻里乡亲相互提携外出谋生有关。像宁波人操船多(跑远洋),理发行业多苏北人,油酱店则海盐人多。

馄饨有纯肉馄饨与菜肉馄饨之分。上海人钟情菜肉馄饨,其中荠菜馄饨尤佳。馄饨馅与皮之间是辩证的关系,相互依存,共情共美。馅的丰腴、鲜美提供了口感上的满足;皮作为包装,承载了馅,使馅有了内在的支撑,成就了馄饨的塑形与诱人。

馄饨作为一种小吃,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四川人称之为抄手,广东人称之为



戴存亮

馄饨皮子

为云吞。馄饨好吃,馅决定风味和口感基调,皮则负责入口的滑嫩与筋道,起着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馄饨皮的生产流程是面粉中加了适量水和碱,经过搅拌,然后在滚筒碾压后由刮刀板刮成皮子坯料,最后人工切成馄饨皮子。皮子坯料长 62 厘米,宽 27 厘米,一板坯料切下来多是 24 斤至 26 斤粮票购买量。当年,一斤粮票可购买 1.4 斤馄饨皮子。切皮子看似简单,也是个技术活。切得好的线条整齐,外观漂亮,边角料损耗少。一把切面刀 10 几斤重,一个班头切下来,难免腰酸背痛。

对于馄饨皮子的质量标准,原市粮食局供应公司曾有规定:生产馄饨皮子一包面粉(25 公斤)加碱粉 2.8 两,夏季与雨天可加到 3.2 两。一斤皮子 80 张左右,皮子呈梯形,上边 7.5 厘米,下边 9.5 厘米,两边各 9 厘米。生产馄饨皮子的面粉有精白粉与标准粉,产品各不相同,即坊间所说的白皮子与黑皮子。标准粉含麸皮,生产出来的是黑皮子;精白粉在加工中去掉了麸皮,生产出来的是白皮子。黑皮子与白皮子哪个更好吃,各有说法,见仁见智。上窄下宽梯形状的皮子包出来的馄饨如元宝,有棱有角,模样诱人。一斤 80 张皮子柔软薄嫩,包出来的馄饨薄而不破,最大限度凸显馅料的风味。如今,一些店家供应的馄饨皮子每斤 40 张左右,方方正正,成正方形,塑形较难;皮太厚,口感差,馅料的美味也就打了折扣。

经:虽然他家有五个兄弟姐妹,每人每天轮流值班,中间还有四天的空闲可以休整。但是,“聪明”的老人在五个子女中开展“谁最孝顺”的比赛,在老么面前说“你比你大哥服侍得好”,在老大面前说“你妹妹的陪夜就是睡觉、看手机”,在大女儿面前说“你弟弟对我态度很不好”,弄得几个子女互相责怪,关系紧张。

今天,我们怎么养老

王 岚

老同事最后留下一句:“他以前不是这样喜欢搞事情的。”

是不是人老了性情会改变?

有个朋友分析了这个现象,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年纪大了后,老人会逐渐缺乏安全感,怕生病、怕没有人照顾,自我保护机制会自动打开,一旦打开,原来通情达理的父母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老人。而且普遍长寿的这代人,他们的父母普遍不长寿,所以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二十年、三十年连续照顾老人的痛苦,也很难理解他们孩子的想法。

养儿不就是防老的吗?

老人长寿是好事,说明这几十年来,我们的生活质量、医疗水平、社会保障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。但是,越来越多的小老人照顾老老人,力不从心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之前看到小花园里、餐厅里成群结队的退休老人,以为我们的退休生活也和他们一样,丰富多彩、悠然自在,像是青春又回来了。想起两幅画,一幅写着“以前,老年人坐着,年轻人做饭”,另一幅写着“现在,年轻人坐着,老年人做饭”。可能别人看到的是时代变化后代际关系的转变,我们这代小老人,看到的是活脱脱的自己,第一幅画的年轻人和第二幅画的老年人都是同一代人——我们。

好在这几年,眼见着幼儿园改成养老院、烂尾楼变成康养中心,我和我的朋友们说好,等我们老了,尽量不要麻烦孩子,一起去养老院养老。但是,谁能保证,真到了那时候,我们不变性情了?

新年里,做一番这样的思考,也算一种开启新生活的“仪式感”吧。

十日谈

新年之约

责编:殷健灵

新年祈愿之外,我告诉妻:时光不弃,一路有你,我一直在。